

中北西东鉴

民族文学 文化论集

王光 著

LITERATURES AND CULTURES
IN ETHNICAL PERSPECTIVE

知识产权出版社

· 中北西东鉴 ·

民族文学文化论集

王 光 著

知识产权出版社

内容提要

本书汇集对于世界范围内不同民族文学、文化现象及理论问题的学术研究和长短评论三十余篇,系作者从三十年来已经发表及暂未发表的众多文章中精选所得。全书总体上体现着有别于所谓“民族主义文学”的“民族性文学”视角,有别于所谓“文化进化论”的“文化多样性”原则。书中系统深刻的学术考察与精当精彩的各类论说,不仅透视着文学文化民族性命题的诸多支撑点,而且为认识诸如“民族”、“民族性”、“民族性价值”等深层问题提供了独特的视野、思路、观念和人文科学原则。

责任编辑:赵 军 封面设计:纵横图文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民族文学文化论集/王光著. —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2

ISBN 978-7-80247-670-7

I. ①民… II. ①王… III. ①民族文学-文学研究-文集②民族文化-文集

IV. ①I059-53②G03-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000092号

民族文学文化论集

MINZU WENXUE WENHUA LUNJI

王 光 著

出版发行:知识产权出版社

社 址:北京市海淀区马甸南村1号

网 址:<http://www.ipph.cn>

发行电话:010-82000893 82000860 转 8101

责编电话:010-82000860 转 8127

印 刷:北京富生印刷厂

开 本:880 mm×1230 mm 1/32

版 次:2010年5月第1版

字 数:240千字

邮 编:100088

邮 箱:bjb@cnipr.com

传 真:010-82000893

责编邮箱:jyb.999@163.com

经 销:新华书店及相关销售网点

印 张:11.25

印 次:2010年5月第1次印刷

定 价:36.00元

ISBN 978-7-80247-670-7/I·109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中北西东鉴

(自序)

文明是人的标志,文化是人的本质。

不同传统的文化,以拥有文学者为更成熟,更稳定,更深厚,更丰富,且更能经久延续。故曰:文学者,文化质量之重大指标;民族文学者,民族文化质量之重大指标。

不同民族拥有不同的文学。民族文学是人类文化的一种形态确凿的存在,其已经存在的时间几乎与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一样悠久。然而,就世界范围而言,人们意识到各民族文学的独特性并明确提出“民族文学”这一概念,则是晚至十九世纪西方资本主义萌生“打通世界”的强烈愿望以后的事。唯物主义者们“创造共同市场”的顽强意志,催生了希望一切就范于资本价值的某种标定型的文化。人们轻而易举地摧毁或遗弃似乎有碍于这种“标定文化”的其他异型传统,却天真地美其名曰“聪明的割爱”。当反省这被摧毁与遗弃的究竟是什么之时,人们发现,其中不仅仅包括愚昧、迷信和陋习,而且还包括凝结着各民族长久思维成果的语言文字系统,以及积淀着各民族无数心灵心智的文学表达。

究竟是什么时候、什么人首先意识到各民族文学的价值,进而

开始关注“民族文学”独特性之所在呢？严格地说，是在欧洲列强狂热地自我标榜为文明－文化中心的殖民主义时代，由那些自己的语言－文学－文化被摧毁、被遗弃的人们首先意识到并开始不懈关注的。失却自己如此亲密亲切之传统，其痛楚至深的失落感是强势民族体会不到的，因为这种悲哀只会发生在弱势民族身上。

照此说来，“民族文学”这一概念难道不是十九世纪中叶由歌德和马克思们提出的吗？诚然，伟大的德国人歌德和马克思，较早提出了对进一步认识民族文学有着启示意义的论题；然而应当承认，歌德和马克思提出的是用以讨论“世界文学”^①问题的，某种程度上可与“民族文学”概念相通的“国度文学”^②（简称“国文学”）。换句话说，歌德和马克思都看到国度文学有其封闭性的一面，只是马克思的认识更为深刻。马克思认为：物质生产已成为世界性的，那么精神生产也不应而且无法局限于某一局部人类，而应当为全人类所共有，即“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③和地方的^④文学形成了一种

① 世界各文种《共产党宣言》的基础版本，是1848年于伦敦重印的德文本。在这一德文版本中，马克思“世界文学”概念使用的是德语词“Weltliteratur”，与歌德使用的相同。

② 马克思“国度文学”概念使用的是德语词组“nationalen Literatur”（复数词语“各国文学”）。英语文献则通作“national literatures”。由此可知，马克思使用的这一德语概念也与歌德的“nationale Literatur”相同。德语的 nationale Literatur 就是国度文学。

③ 这段引文中有三处词语为“民族的”（德文 nationalen，相当于英文的 national），其更准确译法应该是“国度的”，或类似的准确译法。

④ 地方的：德文版原文为 lokalen。相当于英文的 local。

世界的文学。”^①

弱势民族的传统被毁灭、被遗弃,其痛楚与悲哀长期得不到有影响力人物们真诚认真的关注。然而,这一不幸又毕竟会有人关注:例如人们公认,在《东方学》(1978)作者——阿拉伯裔美籍学者、著名文学文化批评家赛义德(Edward W. Said, 1935—2003)的理论体系中,殖民地本土文化的极其重要性从总体上得到空前明确的肯定。如果说这位现代东方学家高扬起所谓民族主义^② 价值观的旗帜,那么,默默留下《印卡王室述评》^③ 的近代西班牙学者德·拉·维加(1539—1616)则早已深深埋下民族性价值观的心种。德·拉·维加们的著作有着至关民族价值的深刻含义。只有到了殖民地国家纷纷独立以后的二十世纪中叶,这种含义才真正为世人所解读,那也正是赛义德们

① 录自《共产党宣言》,见人民出版社《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马、恩二人为《宣言》的共同作者。

说明:有专家认为,汉译文中的“文学”是德语原文“Literatur”的通行译法,但此词的原文含义应指包括科学、艺术、哲学等领域成果的“书面作品”(或曰文献)。本人认为,其中当然包括文学作品。从《共产党宣言》这一部分的上下文来看,马克思、恩格斯使用这一德语词,比歌德使用同一德语词时的概念含义宽泛,因为马、恩是用于论说“精神产品”问题。因此,歌德使用“Weltliteratur”一词时特指世界的文学;马、恩在《宣言》同一段论述中使用“Weltliteratur”时,泛指世界的各类书面作品(文献)。——本论集作者

② 长期以来所说的西方概念“民族主义”(nationalism),本意是主张反对外来势力统治的“本土本统属民立国”,故亦可简称为“本国主义”。(事实上,本土民或为单一民族居民,或为多民族混居居民。)从这一意义上理解 nation,才能认识到其概念之科学性所在。

③ 《印卡王室述评》的作者,年轻时曾是生活在印卡人当中的一位带有西班牙人血统的居民,至成年复归西班牙王国后成为出色历史学家。作为一位优越的西班牙人,他抱着对没有能力书写本民族历史的印卡人的无尽同情,凭借着印卡人用印第安克丘亚语讲述的往事,以其《印卡王室述评》一书为无足轻重的印卡人记录下自己的历史。该书汉译本已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以极大热情和反思精神审视既往殖民主义文化的时代。这之后,诸如民族文化、民族文学等一系列问题才得到正确方向上的严肃而积极的研究。由此可见,“民族文学”虽说是种老旧事实,但却是个新鲜命题。

本人公开发表这样一本论集,就是希望能够有助于人们对“世界文学”的中肯理解,对“世界文学时代”的准确把握。

“民族”二字是中国人独有的概念名词。本人曾反复考察过西方语言中的若干相关概念,但其含义无一能与中国人的“民族”概念完全吻合。欧洲和中国,各自相对独立地经历了漫长的历史演进过程,形成许许多多不尽相同的事物、现象、特质乃至概念、观念。不独欧洲与中国,亚洲各区域、非洲各区域、南北美洲各区域及澳洲各区域亦然。中国数千年文明史的基本事实启示中国人:人们分为不同特质的人群;即使同一群体也具有多重性。所谓多重性,即,既是地属之人,又是国属之人,也是族属之人。例如,我国东北地区有一个独特人群,我们称之为鄂伦春人,也称之为兴安岭人,称之为中国居民,又称之为鄂伦春民族。然而欧洲人的观念中,没有与中国“民族”一词含义完全对应的概念。他们面对这样一群人,也会称之为鄂伦春人,兴安岭人,中国居民;然而却不会称之为鄂伦春民族。如果让他们使用符合西方现实的那个 nation 概念,称之为 Elunchun nation,则他们会大为尴尬:鄂伦春人不是一国之民,即不是“鄂伦春国(Elunchun nation)”之国民。因此,当他们为鄂伦春人的文学定性时,不用“国度的”(national),而用“地方的”(local),即鄂伦春人文学是一个地方的文学。这也可以印证,马、恩《共产党宣言》中所说的是:由许多国度的和地方文学形成一种世界文学。

我们运用中国人的“民族”概念,可以识别其他国家国民的多重人文属性。例如法国人,我们既称之为法国人,又称之为法兰西人,法兰

西民族。其文学亦然,既可称作法国文学,又可称作法国人文学,法兰西文学,法兰西民族文学。法兰西人、汉人、蒙古人(中国境内),三者在法国人看来:法兰西人都是一国的国民,汉人是一国的主体国民,蒙古人(中国境内)是一国的少数国民;可在我们看来:三者除了都像法国人所描述的一样之外,还都无一不是地位平等的“民族”。因此,我们深知从“民族文学”的意义上讲,法国的文学和中国各民族的文学,就是法兰西民族文学和汉民族文学、蒙古民族文学、藏民族文学、维吾尔民族文学、朝鲜民族文学、傣民族文学,等等。法国人的文学是一种民族文学,中国蒙古族的文学同样是一种民族文学。“民族”不以人口数量和行政范围为标准,其实质性标志在于有无共同的主体文化——传统。汉民族是中国的主体,汉文化自然成为中国文化的主体;蒙古民族不是中国的主体,然而蒙古文化是蒙古民族文化的主体。这不算什么悖论,而是真谛。

正因为如此,在我本人心目中,无论法兰西文学、英格兰文学、德意志文学,汉文学、阿拉伯文学、美利坚文学,蒙古文学、乌尔都文学、希伯来文学,还是墨西哥文学、阿尔及利亚文学、澳大利亚文学、乌克兰文学、刚果文学,无一不是一种民族文学。

以上有关中国“民族”概念的释说,无疑适用于对本论集书名中包含的“民族”二字的理解,同时不失为是对本论集研究总体上遵循的某一基本原则的提示。

民族之间的平等性可见诸于民族文化的互为平等性,民族文化之间的平等性亦见诸于民族文学的互为平等性。民族实体,无论大与小,本身都是一个相对独立的主体,她们都有自己可以确立的主体文化。平等性的确凿性,在于存在着不可同一化的本质差异,亦即民族性差异。

民族性差异不是仅仅凭借理论推断就能够认识清楚的,必须深入到特定的传统中去实际考察。考察特定传统的主要对象就是文化;文化之最基础要素就是语言;语言之最富于生命力及创造力的形态就是文学。至此仍应再强调,要想真正能够把握文学民族性之所在,就必须真实感受民族性文学;要想真实感受民族性文学,就必须能够读懂不同民族语言构成的文学作品。本人数十年来正是循着这一思路而不懈努力,尽管至今仍无以自诩如愿以偿。

如果一个人从生至死封闭在以母语文化为核心的文化模式当中,他甚至无法理解自身所处的传统究竟是不是一种“主体”,无法觉察其“主体性”究竟何在。不知道他民族性,就不知道本民族性,因而也就不知道什么是“民族性”。

值得庆幸的是,虽然十七岁以前我本人一直生活在以汉语言文化为生存条件的汉文化传统环境之中,但十七岁至二十三岁期间却一度生活在了以蒙古语言文化为生存条件的蒙古文化传统环境之中,接触接受、研习沿袭、感受感悟过至今活在草原上的蒙古文化及文学;二十三岁至二十七岁期间又曾生活在攻读法兰西语言文学的半法兰西文化传统环境之中,深入接触、感受和钻研了法兰西主体文化的许多重要侧面;这之后从事学术探索,得以在研究汉、蒙古、法兰西文学文化基础之上,据“东方”以为境界,纵横博览我们这个拥有丰富民族性的世界。

这样的一段经历,我愿称之为“中北西东”:中原——北疆——西欧——东方。“中原”即汉文化;“北疆”则蒙古文化;“西欧”意味着西方文化;而“东方”则是指所谓中国文化。然而,此时之“中国文化”是在了解了典型的西方文化后所认识的“中国文化”,其传统已可被实实在在地视为东方文化的典型。从实际认识进程上讲,“中北西东”又可

解释为：先认识汉文化；又认识蒙古文化；再认识法兰西文化；而后出现一种复归，亦即复归到自身所属的汉文化主体——悠远博大而不失开放性的东方代表性文化。大凡至于“东”者，便有可能进至某种应有的境界，即意味着能获得某种建立在多民族文学文化真实感受与确凿认知基础之上的，具备了一定宽度与深度的世界视野。没有“东”的境界，没有起码如此的世界视野，万不敢奢谈“民族文学”或“民族文化”。

学术生涯三十年，使本人能有幸理析研磨、咀嚼消化了分别属于法兰西民族、蒙古民族和汉民族的语言文学和历史文化（此外也悉心考察了其他一些民族的语言文学和历史文化）。正是在这一过程中，我真正深刻领悟到自己汉文学文化主体之民族性究竟何在；与此时也就明白了法兰西文学文化和蒙古文学文化的民族性要素及其特质如何。只有在这个时候，才算初步认识了“民族性”这三个字的含义和定义精髓。

将这样一种经历阅历凝结为某种理论，或曰某种主义，谈何容易。此书若尚有扎实资料、可取观点或有益启示则愿称：奉献给读者以分享思索成果；若存在浅薄、牵强、荒谬之处则诚道：坦白于读者以就教于高明。

王 光

2009 年 8 月谨识

目 录

中北西东鉴(自序)	1
-----------------	---

辑 中

汉魏六朝诗评(六篇)	3
------------------	---

对禁欲主义的反叛

——读郭沫若诗《Venus》	15
----------------------	----

创造性继承民族文化遗产的范例

——《管锥编》在古代文献注释领域的方法创新	18
-----------------------------	----

中国乐学

——古代中国音乐美学思想中的“乐-乐”观	34
----------------------------	----

对称：科学-艺术共通法则

——中国远古时代文化的启示	51
---------------------	----

辑 北

草原学者论

——为将生命化作民族精神的现代草原蒙古人高·阿	
-------------------------	--

日华而作	63
------------	----

《乌珠穆沁蒙古人》读解	89
蒙古民族独特历史文化的产物——草原学者	99
满州学刍记：蒙古文献可以充实满洲学 ——译读蒙古国学者沙·毕拉	104

辑 西

法国文评(六篇)	113
法国诗评(四篇)	133
启蒙思想家看中国:慧眼及误判 ——译注读解狄德罗论中国哲学	156
法国当代声诗人乔治·布拉桑斯	184
原非法兰西族属的法国文学家	190

辑 东

文学与民族	199
当代中国作家的民族语言状况	206
毛泽东民族文艺观 ——“中国民族文艺观”研究之一	211
北京文学的多民族性	222
“汉文学”称谓的意义 ——文学民族性理论中的“汉文学”概念	226
雨果与杜甫:法、汉诗歌反衬艺术中的对比法 ——雨果反题并比与杜甫反义对偶	241

现代巴勒斯坦人文学

- 一个“新型民族”的文学 263
- “德法境界”与“教授使命”
 - 兼论为德、法和解奉献知识的德裔瑞士人约瑟夫·尤尔特 282
- “文化”之本质属性唯一与概念本原多义 291

别 辑

- 法布尔精神 301
- 人文情怀与文学境界
 - 《昆虫记》作者挑战什么 306
- 《昆虫记》与中国 313
- 探讨文艺规律的一种认识运动的深化
 - 对 1981 年诗歌创作理论探讨的思考 319
- 现代外国散文特征印象
 - 《外国散文名篇选读·后记》(节录) 325
- 《冰窗诗草》跋语 328
- 善且纯,至结晶
 - 读《康熙〈御制清文鉴〉研究》 331
- 坚持自然—人文生态优势观
 - 草原性—民族性价值在乌珠穆沁发展战略中的地位 334
- 太平洋南岸传来的母语真言 340

辑 中

汉魏六朝诗评

(六篇)

一 读曹景宗

曹景宗《光华殿侍宴赋竞病韵》

去时儿女悲，归来笳鼓竞。

借问行路人，何如霍去病？

出征时儿女家人忧心忡忡，凯旋时笳鼓竞相奏鸣，乘此兴问一声过往行人：我此时像不像当年的霍去病？——诗意并不深奥。

然而《光华殿》诗却有其新奇之处。如果不考虑这首诗的产生过程，作为一首五言短诗，它的构思和主题表达颇值得一提。前两句一担心，一欢庆，直描两种情境，形成鲜明对照：冒死而去——凯旋而归。往下究竟如何兴发，无法预测。忽然，骠骑大将军“霍去病”的名字映入眼帘，读者骤然崇敬备至。前“悲”后“竞”，只是某种铺垫而已，权作引出伟人英名的引子。可是英名还不是歌颂的对象，它继续成为某种铺垫，从而最终联系到没有表露于字面的那个“我”字。自恃功高、自鸣得意的心态未作宣泻，但有了这四行诗构成的别致窗口，便可以让读者自己来窥探诗人的心境了。抒情手法之多难以尽数，《光华殿》

之“构窗法”不失为绝招之一。

细想起来，曹景宗这首小诗还有三个妙处。

公元507年，韦睿、曹景宗两路大军解救钟离（今安徽东北一带）之危，大败北魏而归。梁武帝于光华殿设宴庆功，席间联句助兴。曹景宗是个武将，酒酣之中请求赋诗，武帝念其不宜出丑，再三婉劝。景宗执意不肯罢休，用最后剩下的“竞”、“病”二韵提笔赋诗，竟写出了这样一首粗犷遒劲、格调高雅、妙趣横生的佳作。此诗不仅言之有物，生动和谐，而且对仗工整，押韵精当。更有甚者，诗中情境恰与诗外庆功宴气氛相投合。诗内见诗外，诗外见诗内，此为诗与事谐之妙。

赋韵作诗要限定韵脚，故难于命题作诗，更难于选题作诗。然而此诗能够给人新奇之感，除了得力于作者的诗才，还得力于这种“赋韵”的体制本身。韵脚字“竞”、“病”之间，在词义上是风马牛不相及的，这种无以为逻辑的客观条件，恰恰为“出人意料”创造了条件，因为人们无从意料最终会表达出怎样的诗意。曹景宗借了貌似荒唐的体制，作了绝无荒唐的诗歌，此为化无稽为神思之妙。

其妙之三，表现在赋韵体制的社会功用方面。聚众而欢，赋韵为诗，承接不暇，竞华夺冠，若遇光华殿上冒出景宗佳作这般情形，其奇、其绝、其妙，何尝不是不可多得之快？无怪乎此诗当众宣唱后，“帝深叹赏，朝贤惊嗟累日”。悦乎，区区赋韵体制，竟有如此妙用。

带着枷锁跳舞，时或也可演出意想不到的妙姿。但我们也同时承认，写诗总还是少一些形式上的束缚为好，这样可以更为自如地表达真情实感。